

□ 记者 徐荔

反反复复强调自己没有犯罪，是个尊老爱幼、街坊邻居人人都夸的“好人”。但拿不出有力证据，又抗拒别人的释法说理，只是嚷嚷着“冤枉”。面对这样的“硬骨头”可如何是好？谁能想到，因为谈话时无意的一句话，通话中听到的一声叹息，军天湖监狱民警竟一点点找到突破口，顺着亲情的藤蔓将执着于面子的他一步步引回正轨。

语气诚恳地“喊冤”

“身上很臭，邋里邋遢！”第一次接触李孝忠（化名），军天湖监狱民警范金瑞就受到了视觉和嗅觉的双重“冲击”。身材清瘦，指甲参差，本就不大的蜡黄脸上长满寸胡，鼻毛虬结，周身散发着与他人格格不入的气息。作为李孝忠的主管民警，范金瑞预感到，对李孝忠的教育改造工作不会那么一帆风顺。果然，在第一次参与改造生活检讨会（以下简称“生检会”）时，李孝忠只说了七个字：本周无违规违纪。

生检会是由民警主持，以服刑人员自我批评和民警点评教育相结合为主要方法，以服刑人员反思总结狱内改造生活为主要内容的专题性改造讨论会，每周开展一次。

李孝忠在生检会上的表现没有让范金瑞太过意外，因为在“接手”李孝忠之前，范金瑞就已经听闻了他的“盛名”。因犯盗窃罪被判刑的李孝忠是不认罪的，今年4月被移押至军天湖监狱后，他依旧坚持“喊冤”。

“这个案子不是我做的。”语气诚恳，眼神里夹杂着五分真挚、三分冤枉、两分惊恐，同时也会观察民警的反应。几乎每次谈到关于案子的事，李孝忠都是这样的回答和态度。可当民警提出要对照着判决书逐字逐句与他辩一辩是非对错时，他就低下头，选择逃避。

对于不认罪的服刑人员，监狱保障他们申诉的权利，但是同时也会开展分析和教育，“有些服刑人员是认为判重了，有的是对判决不理解，还有的其实明知判决结果没有问题，但就是因为面子、不愿面对现实等各种各样的原因不肯认罪。”民警告诉记者，鉴于李孝忠的情况，监区的不认罪罪犯转化攻坚小组对他进行过法律帮教，从法律角度详细分析过他的案件，但他明显存在抵触情绪，“他的态度并不像那些对判决存疑的服刑人员，更像是已经知晓结果，但就是不愿接受的样子。”

后续的工作中，范金瑞发现了李孝忠顽固、要面子的特征，一般的法律帮教可能无法解开他的心结，范金瑞决定“走近”李孝忠一些，更全面立体地了解他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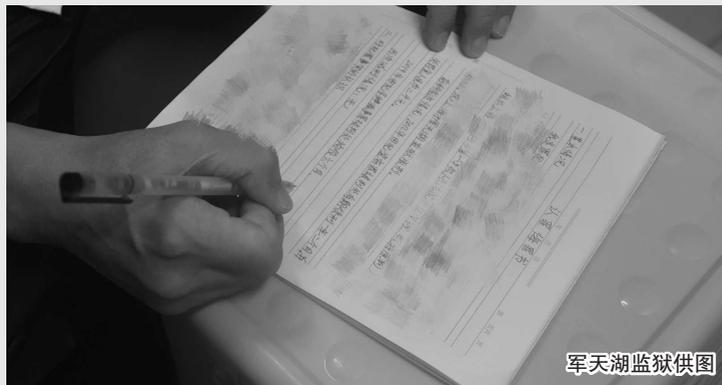
“认了罪，颜面何在？”

随着一次次查阅李孝忠的档案资料，他的画像较为立体地呈现在了范金瑞面前。李孝忠今年44岁，曾有外号“李老虎”，十几岁便辍学离家“闯荡江湖”，还曾有过两

次服刑经历。谈起自己的过往，李孝忠阴郁已久的脸上竟难得浮现出一抹得意的神采，“那时候谁都要给我三分薄面，叫声‘虎哥’准能办事，我爸爸出去散步，路上没人敢不尊敬他。”

范金瑞敏锐捕捉到李孝忠主动提及了“父亲”。对李孝忠的家庭情况，范金瑞也有所了解，李孝忠有过一次婚姻，妻子已经与他离异，儿子早已成年，家中还有一双年事已高、身体欠佳的父母。而在后续的几次谈话中，范金瑞发现，家人在李孝忠心中有着特别的重量，尤其是父亲。没想到，李孝忠竟如此重视家庭。“山重水复疑无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”，这一关键信息给范金瑞带来极大的启发。

“队长，我不认罪，我对小孩关爱有加，对老人尽心尽力，街坊四邻谁不夸我一声？我李孝忠在外有头有脸，我今天要是认了罪，颜面何在？我只想找律师，我要申



军天湖监狱供图

诉。”李孝忠的态度依然顽固，但范金瑞已对开展后续教育改造工作有了明确的方向。

按照相关制度规定，监狱允许服刑人员与直系亲属开通亲情电话，并在民警监控下进行通话。范金瑞却发现，李孝忠因为此次犯罪已经很久没有与家人联系了，于是他主动与李孝忠的家人联系，并推进开通亲情电话的相关程序。

“李孝忠知道能和家人通电话后眼睛都亮了，但是我隐约感受到他的家人对盗窃行为的不齿，好像觉得家里出了个盗窃犯是件压着他们抬不起头的事。”范金瑞回忆道。

而且亲情纽带重新建立后，也不意味着一切问题就能迎刃而解。

电话里的叹息与转机

“妈，让你帮我联系律师……你怎么就是不听啊！这个案子不是我做的，为什么要认罪！”李孝忠和家人的沟通并不是那么顺畅，通

喊冤的「老官司」认罪了 一次会餐一夜未眠，

从这通电话开始，范金瑞一次次关心，一次次劝解，一次次安慰，一次次将李孝忠在狱内担忧、不认罪的情况悉数告知李父李母。李孝忠父母终于怅然一叹，表示愿意主动劝解儿子。

今年8月下旬，军天湖监狱举行“真情满狱园，帮教助新生”亲情帮教活动，旨在充分利用家庭和社会力量，帮助罪犯认识到自身错误，激发他们悔罪向善的动力。

范金瑞将李孝忠的情况上报监狱部门，为他争取到了亲情帮教和亲情会餐的机会。

“李孝忠，你收拾一下自己吧，我知道你在乎家人，给你安排了会见。”范金瑞不知道这句话在当时有多大的力量，但是李孝忠自那以后便将自己收拾干净了。似乎是在期待与家人的见面，似乎是在表达对民警的感谢，他从内到外都“焕然一新”。在等待亲情帮教活动的那几天，李孝忠也好像卸下了心防，个别谈话时话都多了不少，甚至范金瑞还第一次看到李孝忠露出了笑容。

“队长，这个怎么写……”

亲情帮教活动当天，李孝忠终于见到了父母，也许是第一次到监狱参加活动，也许是久未相见，李孝忠与父母都有点拘谨，隔着一方桌子就像隔了半个人生，还没开口，就先哽咽。在得到民警允许后，李孝忠一把牵住父母的手，仿佛怕从此失去。亲情的羁绊在这一刻得以具象化。

平复情绪后，李孝忠的母亲说着一年来家庭的变化：孩子要谈婚论嫁，房子在换新，生活也稳定，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转变。他们讲着有李孝忠的过去，说着家人的期盼。这过程中，范金瑞注意到，李孝忠的父亲言语并不多，模糊的声音却很有力，“你到哪天都是我儿子。”闻及此话，李孝忠潸然泪下。

活动休息期间，李孝忠的母亲却找到范金瑞，说：“家里很多事情希望警官不要说给他听，我们能克服，村里怎么看我放下了，孩子在监狱好好的我就放心了……”

而李孝忠也在休息的间隙有感而发地向民警表达：“我爸妈不容易，我也不希望家人因为我而在村里四邻间抬不起头。”

随着会餐的结束，亲情帮教活动也要画上句号了。送别父母后的李孝忠站在原地有些出神，民警没有立刻上前问他感受，而是给他留下了思考的时间和空间，因为他们看到活动结束时，李孝忠和父母相拥告别，他的父亲临走时对他说道：“你认了吧，不丢人！”

回到监组后，范金瑞和李孝忠谈了一次话，他感谢民警给他参与亲情帮教的机会，接着便是沉默。范金瑞知道，他在挣扎，是所谓面子与真相、家人羁绊之间的无声较量。

“后来，是他先开口打破了沉默，他说他想听他父亲的话。”范金瑞回忆，“他告诉我，这么多年，他一直希望家人过好，家人是他最大的牵挂。他还承认自己的确偷了别人的财物，是犯了罪，但因为好面子，更怕家人落人口舌，所以才一直不愿意承认。他还说，让他想一想。”

那天晚上，李孝忠久久没有入眠，在监区值守的范金瑞也一样，李孝忠的辗转反侧尽入他眼。范金瑞不知道李孝忠到底想了什么，但是第二天一早，李孝忠就拿着只写了标题的认罪悔罪书找到他问：“队长，这个怎么写……”

话内容除了开头的几句寒暄，便只剩下无尽的争论，他想要的结果毫无进展，民警的教育工作也陷入泥沼。

几次分析李孝忠与家人联系的情况后，范金瑞发现，每次都是李孝忠的母亲与他通话，他的父亲没有出现，仅在最近的一次通话中，听到似乎是他父亲发出的一声叹息声。这其中又有什么隐情？范金瑞主动联系了李孝忠的父母，这才得知，他的父母依言去找了律师咨询，但得到的答复都是判决没有问题。他们想劝李孝忠，却碍于通话时间限制没法好好说。

“给你添麻烦了，有些事情我们也不敢和他说，我现在回到老家干活，每天早出晚归，我有低血糖，他爸爸脑梗，前段时间，我俩相继昏倒了一次，还好后来恢复了，没有在电话里让他发现异常。”李孝忠的母亲将家庭的困难和盘托出。

原来那一声叹息是李父的哀叹，由于发病后迟迟没有完全恢复，平日里说话仍然不利索，所以每次电话都是由李孝忠母亲接听……